

凤

洞悉宫廷艳史 触摸帝后私密

粉艳脂香 有多少花前月下 权谋术数 好一番阴险狡诈

细说大明第一家庭

下

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，明朝开国的辉煌一去不返，它的败落在有些不光彩。后宫里的女人们扯着皇帝的衣襟，依依软语低吟浅唱，花前月下徘徊缠绵。皇帝寻欢作乐疏于庙堂，宫廷不再是权力的中心，而是争权者的角力场。宫廷的附庸——宦官参与前廷政治，你争我斗，最终落得丧国的下场。



凰



细说大明第一家庭^①

原著◎许啸天

编著◎西江月色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细说大明第一家庭 / 西江月色编著. — 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2.3
(乱宫系列)

ISBN 978-7-5396-3528-6

I. ①细… II. ①西… III. ①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78224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特约编辑: 李 布 泊 钦 责任编辑: 欧子布

装帧设计: 浩 典 道 · 光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3533889

印 刷: 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 (010) 60244002

开本: 710 × 1010 1/16 印 张: 41 字数: 620 千字

版次: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69.80 元 (上、下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.....

离东乡半里多路的九龙冈下，
有一块龙穴，
如果在那里埋葬，
不但子孙贵不可言，
三年之内，
还有出帝王的希望。

.....

朱元璋十七岁时，
凤阳又是大疫流行，
朱世珍夫妇相继染病去世。
朱元璋一个人孤苦无依，
只好去皇觉寺投奔昙云长老。
昙云长老常常对他徒弟悟心说：
“朱元璋不是凡人，
你们要好好对待他。”



第柒章 乐在民间 / 321

正德戏凤姐 / 322
武宗遇刺 / 327
和尚拐走刘贵人 / 332
淫僧落网 / 338
宁王造反 / 341
王守仁平乱 / 346
皇帝打鱼 / 352
冯侍嫔之死 / 357

第捌章 权奸误国 / 361

世宗进京 / 362
魔殿 / 365
严嵩发迹 / 370
穷奢极欲的严世蕃 / 377
皇宫里的道士 / 381
翠琴行刺 / 388
金钩少侠尚玉 / 391
有情人终成眷属 / 396
柳如眉的艳福 / 399
洪仙女的真面目 / 403
严嵩的末日 / 410
戚继光 / 415
唐伯虎与眉云 / 420
海瑞断案 / 428

第玖章 秽乱宫廷 / 433

宸妃投井 / 434
神宗继位 / 439
行刺昏君 / 444
翠华园 / 452
杨应龙叛乱 / 458
魏朝奸保姆 / 467
夺宫 / 470
文盲皇帝 / 476
萨尔浒之战 / 482
客氏秽乱宫廷 / 486
信王登皇位 / 493
灾异现象 / 499

第拾章 闯王起义 / 505

天煞星出世 / 506
神秘女尸 / 511
袁崇焕被杀 / 514
初遇陈圆圆 / 520
英雄得美人 / 526
塞外琴声 / 531
骗来洪督师 / 538
洪承畴降清 / 542
闯王的祖坟 / 546
唐王殉国 / 553

吴三桂杀贤妻 / 559
水淹开封 / 564
李自成称王 / 570

第拾壹章 无力回天 / 577

京城被围 / 578
巾幗将军沈云英 / 583
亡国前夜 / 588
崇祯帝上吊 / 592
死在洞房的李严 / 597
为国尽忠的李国桢 / 603

第拾贰章 清朝建国 / 609

吴三桂借兵 / 610
满洲文皇后 / 613
清军入关 / 617
南明灭亡 / 623
董小宛进宫 / 627
刺杀吴三桂 / 631
顺治帝出家 / 637
清朝统一全国 / 643

凤菱·细说大明第一家庭

第柒章





· 正德戏凤姐 ·

正德皇帝自从被群臣强劝回京后，心里一直非常不高兴，游览宣府的心情也更加强烈。正德七年，江彬派家仆到宣府通知家属，让他们建造一座大宅子，题名叫国公府。又把豹房中的美女童子用骡马暗暗载出京城，送到国公府。事情办妥，密奏正德帝。君臣两个商议好，乘春祭这个机会，江彬预先雇两头驴，在德胜门外等候。正德帝祭祀完毕，写下诏书交给张永，自己便急急忙忙更换衣服混出宫门，大踏步走向德胜门。江彬已经牵驴等在那里，二人立即向居庸关进发。不久来到关前，谷大用出来接驾，大开关门，放正德帝出关，等到梁储、杨廷和赶到，正德帝已经出关两天了。江彬随正德帝出发，一路上做向导。正德帝来到宣府，在国公府中住下，见府中美女童子无一不有，地方比豹房精致，雕梁画栋，黄瓦朱檐，一切装潢比宫中好得多，乐得心花怒放，连声叫江彬好儿子。江彬又领着正德帝游览各地，只见六街三市富丽繁华，的确和京城不同。宣府最多的是妓院，因为宣府是塞外使臣必经之路，官府特许设立乐户教坊，专备外邦使臣游玩。

正德帝到了这里，真是心旷神怡，每天红日西沉时，便和江彬在街市闲逛。见到美貌女子，不问是否良家妇女，任意调笑留宿。如果合意就送进国公府充当侍女。这样闹了一个多月，宣府谁不知道圣驾出游关外？那些州县治吏也都十分注意。消息传到京城，群臣担心皇上出关的事被蒙古人知道，闹出大祸，纷纷上奏章请皇上回京。正德帝哪里肯听，把群臣的奏疏一起交给江彬收藏，连姓名也不愿看，更不用说阅读奏章了。日复一日，正德帝在宣府住久了，路径已经很熟悉，有时竟不用江彬陪伴，经常单身出游。一天正德帝独自一人信步走出宣府东门，一路游览景色。这时正是阳春三月，风景宜人。只见道路两边绿树荫浓，碧草如茵，风景非常清幽。正德帝喜欢春景，只顾向前走，渐渐来到一个市集，大约有二三十户人家，村舍临湖，长堤上一片樱花开放得鲜艳可爱。小湖中飘着片片花瓣，一幅桃花随流水的景象。

正德帝沿着湖堤游玩一圈，口渴起来，远远看见市集中有个小店，酒帘飘飘，分明是卖酒的。正德帝跨进店门，见两间小屋虽然不宽敞，收拾得倒是很清洁。

正德帝坐了半天，不见有小二出来招呼，忍不住在桌角上拍两下。这时忽然听到竹帘子里面莺声啾唧地传出一声：“是谁？”竹帘轻轻掀起，走出一位亭亭玉立的姑娘。虽然是小家碧玉，却出落得雪肤香肌，脸上施着薄薄脂粉，穿一件月湖色裙衫，青色背心，系一条绯色湘裙，素服淡妆，更加显得妩媚可爱。姑娘并不走到桌前，只是斜靠在竹帘旁，用手捋着头发，含笑问道：“客人要什么酒菜？酒可是要热的？请吩咐下来，我给客人去拿。”正德帝也笑着说道：“你们这里有什么酒？有什么下酒菜？说给我听听。”姑娘答道：“我们乡村只有村酒蔬菜，客人要山珍海味可没有，只好请到大市镇。”正德帝笑道：“我喜欢村酒蔬菜，麻烦姑娘打一壶村酒，弄几碟蔬菜，我慢慢品尝乡村风味。”姑娘对正德帝嫣然一笑，卷起竹帘走进去了。

过了半天，姑娘一手托着木盘，一手拿着酒壶，侧身从竹帘旁边出来，轻轻地走到桌边，放下酒壶，把木盘中的蔬菜一样样摆好，低低说声：“客人用酒吧！”托起木盘独自走了进去。正德帝拿起酒壶，斟上一杯黄酒，细看碟子里面，原来是豆腐、青菜、黄豆芽、咸竹笋之类，果然都是素菜。正德帝平时吃的鹿脯熊掌，本来有些腻口，难得吃到这种乡村蔬菜，因此觉得非常可口。自斟自饮地喝了一会儿，正德帝不免觉得有些寂寞，用筷子在杯上敲了两下。姑娘掀开竹帘问道：“客人是要添酒吗？”正德帝把壶摇摇道：“酒还有半壶。”姑娘道：“那么是要添菜？”正德帝答道：“菜还没有吃完。”姑娘说道：“酒菜都有，客人要什么？”正德帝见姑娘口齿伶俐，有心逗她，便厚着脸皮说道：“我要问姑娘一句话。”姑娘道：“客人问什么话？”正德帝微笑道：“这里有没有好姑娘？”姑娘笑道：“好姑娘到处都有，客人要干什么？”正德帝笑道：“我独自一人喝酒，又乏味又寂寞。麻烦你替我去找一个好姑娘来陪酒。”姑娘正色说道：“客人想必已经喝醉，人家好好的黄花闺女，怎么肯给客人陪酒，你这不是做梦么？”正德帝笑道：“什么是黄花闺女？我在城中酒馆，哪一家没有姑娘陪酒？”姑娘扑哧一笑道：“那是粉头。”正德帝接口说道：“正是粉头，我们那里叫姑娘。”姑娘嚶嚶笑道：“我们乡村没有粉头。要她们陪酒，也得到城中去，我哥哥又不在家里，我一个女孩家，怎么去找。”正德帝笑道：“你姓什么？你哥哥是做什么的？”姑娘答道：“我姓李，我哥哥叫李龙，兄妹两个靠着这家村店度日。”正德帝道：“你哥哥去哪了？”姑娘答道：“早晨进城买些下酒菜，快要回来了。”说完回眸一笑，又走进去了。

正德帝想：这姑娘娇憨可爱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再逗她一会儿。想完又敲打酒杯。姑娘只好走出来问道：“客人又有什么事？”正德帝笑道：“我还没有问姑娘





芳名。”姑娘把头一扭道：“我们乡村人家，女孩的名很不雅，说出来怕客人笑话。”正德帝说道：“人们都有姓名，自然各人不同，有什么好笑。”姑娘道：“那么我就告诉客人，我哥哥叫李龙，我叫凤姐。”正德帝哈哈笑道：“好名字！一个是龙，一个是凤，取得真巧。”姑娘红了脸：“我就是说客人要笑话嘛。”说完又要掀帘进去。正德帝急忙拦住道：“慢走，我还有话问你。”凤姐站住。正德帝假装酒醉，斜眼涎脸地说道：“我想乡村没有粉头，独饮又很冷清，麻烦凤姐陪我喝几杯酒吧。”凤姐听了，立刻沉下脸说道：“客人请放尊重些，我是女孩家，怎么能陪你喝酒？”正德帝笑道：“喝几杯酒有什么事？”凤姐说道：“客人是读书人，难道忘了‘男女授受不亲’那句话么？”正德帝说道：“你还读过《礼经》？我是士兵，这些经书早不知扔到哪里去了。”凤姐道：“不论读书不读书，这句古话谁都知道。”说完一掀帘走了进去。

刚才正德帝一边说话一边仔细打量凤姐，见凤姐说话时粉颊上微微现出两个酒窝，加上她樱桃小嘴，显得十分有趣。正在兴致勃勃时，凤姐忽然走进来，正德帝怎么舍得？便摆出皇帝进宫的架子，也在后面掀帘跟进去。凤姐听到脚步声，回头见正德帝跟在背后，急忙变色问道：“客人进来干什么？”正德帝笑道：“我要和姑娘说几句话。”凤姐道：“说话请到外面，这里不是客人乱闯的地方。”正德帝道：“你哥哥又不在家，我进来和姑娘玩玩。”说完想伸手拉她的玉腕。凤姐见正德帝不怀好意，急忙缩手，一转身逃进闺房，砰的一声把门关上。正德帝上去敲门，她死也不肯开，正德帝没办法，只好退出来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头，故意把脚步放重，高声嚷道：“哦！你就是李龙吗？失敬！失敬！”凤姐听到他哥哥回来，把门打开，不料正德帝藏在帘后面，凤姐一开门，他恰好挤了进去。凤姐吓了一跳，不禁喝道：“青天白日，闯入人家闺房，不怕王法么？”正德帝笑道：“皇宫我都直进直出，更不要说是你小小的闺房。”凤姐啐一口说道：“好一个能吹牛的油头光棍，我不看你酒后胡闹，喊叫起来，被四邻八舍听见，把你捆绑送到官府，还不打你三十大板？”

正德帝仰天呵呵大笑，把外罩青缎披风解开，露出五爪九龙灿烂的绣花锦袍说道：“这是油头光棍穿的么？”凤姐愣了愣道：“我听说皇帝穿龙袍，你难道是皇帝吗？”正德帝道：“不是皇帝是什么？”凤姐经常听他哥哥说，当今皇帝现在游览宣府，常有闯人民家闺房的事。这时见正德帝仪表不俗，举止英爽，芳心已有几分羡慕，又见他身穿灿烂的袞龙袍，知道有些来历，双膝不知不觉跪了下去。正德帝笑道：“小孩子！怎么跪起油头光棍来了？”凤姐道：“那叫做不知不罪。”

正德帝道：“好个伶牙俐齿的丫头，我不怪你，快起来吧！”凤姐还是跪着说道：“要求皇帝加封。”正德帝道：“你求我封你，哪有这样容易。皇帝封妃子，必须大臣持节授册，怎么能这样草率？”凤姐听了，含着眼泪起身说道：“不封就不封。”正德帝只是逗她玩，见她当真，带笑说道：“傻丫头！我怎么会不封你？我现在封你做贵人吧！”凤姐这才破涕为笑，盈盈跪下叩谢。正德帝乘势把她一把抱起，轻轻搂在膝上道：“你现在是我的人，万一你哥哥回来，怎么对他？”凤姐微笑道：“皇帝封他一官半职，给他娶妻成家，还有什么话说？”正德帝点头道：“等你哥哥回来，叫他把你送到城内国公府候旨！”说完放下凤姐，起身出门径回国公府。

江彬上来请安。正德帝把酒肆遇见凤姐的事对江彬讲了一遍。侍役摆上酒菜，君臣谈说对饮。酒过三巡，正德帝忽然想起太监钱宁，在豹房的时候，正德帝每夜枕着钱宁大腿睡觉，真是温软如绵，十分舒服。江彬见正德帝有些不高兴，急忙问道：“钱大哥远在京城，不知道我可以代职吗？”正德帝巴不得江彬有这句话，不禁眉开眼笑地说道：“当然！当然！”当夜拉着江彬上床睡觉。江彬自从进入豹房，被正德帝收为干儿子，有钱宁在，还没有和正德帝睡过觉。今天正德帝故意提起钱宁打动江彬。江彬原来做过变童，也乐得见风使舵。江彬脸蛋胜过钱宁几倍，正德帝早已经看上。今夜正德帝居然遂了心愿，自然快乐万分。两人一直睡到日上三竿还没有醒。正在此时猛然听到门前人声鼎沸，一阵呼打，听到有个男子的怪叫声和众人的吆喝声。江彬刚要叫侍役询问，接着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，把正德帝惊醒。正德帝问道：“什么声音？”江彬还没有回答，一个家人在帘外探头探脑地张望，好像想进来禀报，见里面没有声音，不敢冒失，只在门外等候。江彬回头看见，喝问道：“你鬼鬼祟祟地干什么？”吓得家人慌忙跪倒说道：“回二爷的话，外面有个少年壮士，送来一位美女，说是他妹妹，硬要闯进府。我们去阻拦他，他抡起拳头逢人就打。我们打不过他，把大门关上，不料他把大门也推倒了。现在还在府门前厮打，我们不敢做主，特地来报告二爷。”江彬听了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忽然见正德帝坐起身，用手揉着眼睛说道：“是李龙兄妹吗？四儿（江彬行四）出去探听明白。”

到了大厅前，见家人纷纷逃进来，一个黑脸少年挥起醋钵般大小的两只拳头雨点似地打来。江彬见他来势凶猛，急忙站在台阶上高声叫道：“壮士先住手，我有话和你说。”少年听到有人叫他，才停手不打。抬头见厅上站着一位鲜衣华服的美少年，知道不是常人，走到阶前说道：“他们这帮狗娘养的，欺负我是单身





汉，半句话没说清楚，一哄上来和我动手，不可恶么？”江彬安抚他之后，命家人打开大门，叫李龙把他妹妹的车推进来。李龙走出去，不一会儿便把车推到大厅台阶下。

江彬仔细端详车上美人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半天说不出话，心里想道：美人果然妩媚温雅，和她黑脸哥哥截然不同。真是一母生九子，各自不相同。正在江彬发愣之际，正德皇帝已梳洗完毕，亲自出来观看，一眼看见凤姐坐在车里，笑着说道：“正是她们兄妹两个。”李龙见到正德帝，大大咧咧说道：“皇帝哥哥，我见个礼吧！”正德帝见李龙身高八尺，狮鼻环眼，相貌威武，不禁大喜道：“李龙虽然莽撞，倒是个猛将。四儿替朕下谕，送李龙进京，到礼部学习三个月礼仪，再让他回到宣府护驾。”江彬听完领着李龙出去办理。正德帝拉着凤姐走进后院寻欢作乐。

· 武宗遇刺 ·

宁王朱覲钩是太祖高皇帝十四子朱权五世孙。朱覲钩是个没有主见的懦夫，平时除去纳妓听歌之外，其他事一点也不知道，更不用说国家政事。宁王朱覲钩府中姬妾很多，只有两个最得宠。其中一个许氏，她是妓女出身，却生下两个世子，大的叫朱宸浔，小的叫朱宸濠，宁王都十分喜欢。许氏仗着有儿子，对宁王正妃胡氏十分轻视，还经常和胡妃吵闹。胡妃是个忠厚女人，怎么能斗得过做过妓女的许氏？许氏又讥笑胡妃生不出儿子，女人家最在乎会不会生育，这是人工力气办不到的事，不能勉强。胡妃挣不到这口气，只好任她讥讽，自己忍气吞声，经常暗自落泪。世间妇女谁没有嫉妒心？胡妃虽然嫉妒许氏，但因为自己没有生过一男半女，许氏却接连生下两个世子，这样一来胡妃也没有任何办法。她心里当然有说不出的怨恨，又因为经常受到许氏冷嘲热讽，自怨自艾，不久染病去世了。

许氏见胡妃去世，便把王府大权独揽在手。宁王是个糊涂虫，从来不过问家事。府中姬妾和仆人见许氏虽然不是正妃，却有正妃权力，都尊称她大夫人。许氏独揽府中大权，一时也不好要求宁王把自己扶正，反正在府中说话算数，没必要争王妃虚名。宁王还有一个爱妾，也出身妓院，芳名叫娇奴，年纪比许氏小一半，还不到十八岁，宁王娶她还不到一年。娇奴在宁王府中权力虽然不如许氏大，但宁王对她的宠幸倒要胜过许氏十倍。府中大小姬妾仆役对待娇奴跟许氏不相上下，尊称她二夫人。宁王纳娶娇奴时，许氏和宁王吵过很多次。后来权力终究敌不过媚力，宁王仍然把娇奴娶回王府。许氏嫉妒娇奴得宠，经常找娇奴吵架，娇奴笑她年纪太大，如果要争宠，先把鸡皮换成玉肤再说，这句话气得许氏暴跳如雷，之后便一病不起。天理循环，娇奴也算替胡妃间接报仇。两位世子朱宸浔、朱宸濠长到十七八岁，举止行为跟宁王很像，弟兄两个最像宁王的地方则是喜欢嫖妓。说起嫖经谁也望尘莫及，只是谈到史书两个字，却要连嚷头痛。宁王溺爱他们，任他们兄弟两个胡闹。许氏见两个儿子已经成人，心里十分快活，满心希望朱宸浔、朱宸濠替她出头，心想不难把娇奴压倒。不料这两个宝贝一见到二夫人娇奴，不但不记得母亲许氏的仇恨，反而眉开眼笑，口口声声叫娇奴母亲，比对自己母亲还恭敬。许氏看在眼里非常生气，好像被人一拳打中心窝，那种痛苦滋味更加令她难受。

一天，许氏大病初愈，由侍女搀扶在回廊散步，走过一所空房时，听到里面有说话声。许氏诧异道：“这里是堆积木器的空房，怎会有人来？”猛然想起三个月前，有个侍女被自己痛打一顿，晚上吊死在这间空房里。许氏不禁十分害怕，刚要





离开那里，又听到一阵笑语声，声音非常熟悉。许氏有些忍不住，自己不敢上去，叫侍女从窗户缝里偷看。侍女捅破窗户纸，向里面张望，恰好阳光照在空房里。侍女在窗缝里看得十分清楚，又不好声张，只好打手势让许氏自己来看。许氏见侍女这样鬼鬼祟祟，知道事情必定非同一般，急忙亲自走到窗前，闭上一只左眼，右眼在纸窟窿中看进去。许氏看完立刻满脸通红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原来空房中木床上躺着一对一丝不挂的男女，正在那里大演活剧。男的是世子朱宸濠，女的是二夫人娇奴。许氏又气又恨，心想怪不得两个逆子都和妖精（指娇奴）十分要好，原来他们暗中干些禽兽行为。不过要进去捉他们，朱宸濠是自己儿子，不好意思。如果任他们胡作非为，眼睁睁放掉冤家娇奴，不趁这个机会报仇，还等什么？许氏站在窗外进退两难。这样过了一会儿，听到空房内一片寂静，许氏从窗缝看进去，朱宸濠已经离开，剩下娇奴还在床前穿衣服。许氏见儿子离开，正好进去把娇奴羞辱一番。偏偏娇奴嘴硬，见许氏骂她无耻，非要她拿出证据。许氏反而被她堵住嘴，只好气冲冲地回房。娇奴却哭哭啼啼，说许氏说她坏话，寻死觅活的要和许氏拼命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朱宸濠从外面进来，一听见娇奴吃亏，一口气跑到内宅和他母亲许氏大吵大闹。许氏见自己儿子居然替娇奴出头，非常生气，使出平时的泼性把朱宸濠大骂一顿。好不容易把朱宸濠骂走，朱宸濠又来找事，而且比他哥哥朱宸濠闹得更凶。许氏明知朱宸濠和娇奴有暧昧关系，心里越想越气，拿起一根门闩向朱宸濠没头没脸地打过去。朱宸濠知道自己母亲性情，怕真的吃眼前亏，便乘着家人劝住许氏，从后门一溜烟逃走了。许氏被两个儿子闹得头昏眼花，正没好气，不料宁王也听信娇奴哭诉，怒气冲冲地来责骂许氏。宁王才发作两三句，许氏气不过从房里跑出来向宁王怀里拼命撞去，接着把头发打散，两只手拉住宁王乱哭乱嚷，把宁王一袭绣袍都扯碎了。宁王气得脸色铁青，连声嚷道：“怎么世上有这种泼妇，把她给我捆起来！”家人们不敢动手，只在一边相劝。宁王大怒，把许氏向地上一推，转身向门外走去。

许氏想追上去，被家人们拦住。许氏一头倒在台阶下大哭大骂，在石砖地上滚来滚去，和村妇撒泼一样，没有一点儿王爷夫人模样，把侍女仆人都看呆了。许氏这样闹到黄昏，气力用尽，喉咙也骂哑了，侍女们把她扶进房中，足足睡了三天三夜没有起床。朱宸濠、朱宸濠听说母亲得病，谁也不肯探望。而宁王也巴不得许氏早一天死，自己早舒服一天。许氏病了一个多月，慢慢地能扶着拐杖下床走路了，宁王自己倒染上重病，一天比一天重，半个月后已经奄奄一息。二夫人娇奴索性不来奉承，一天到晚和朱宸濠在一起鬼混。宁王虽然病得说不出话，心里却十分明白。

他知道娇奴和朱宸濠的事，心里更加生气。临死前几天，宁王房里连鬼都没有上门，药水茶汤也没人送。晚上灯都不点一盏，房中漆黑一片，非常吓人。幸亏宁王有个老保姆，已经九十多岁了，一天夜里无意中到宁王房中探望，只见房中灰尘很厚，好像已好久没人收拾。再看床上的宁王，直挺挺地躺着，已经去世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死的。老保姆看见这样凄惨的情形，不禁流泪说道：“一个堂堂王爷，结局却是这样，还真是可怜。”老保姆报告了许氏。许氏带病起身，召集府中姬妾仆人，给宁王发丧。

朱宸濠和娇奴正打得火热，听说宁王去世，两人更乐得寻欢作乐。这两位世子一直到宁王入殓，才见他们兄弟两个勉强出来招待来客。勉强敷衍几句，朱宸濠最先溜走。朱宸濠也忍不住，打个招呼溜烟走出后门，去实行他的计划。宁王还没有出殡，两位世子已经弄出纷争。原来，宁王一死，应该是朱宸濠袭爵，朱宸濠想夺王爵，暗中不免和朱宸濠竞争。朱宸濠对爵位倒不放在心上，他和朱宸濠势不两立是因为娇奴！弟兄二人一个觊觎爵位，一个志在美人，各有各的心事，明争暗斗非常激烈。朱宸濠要夺王爵，更把宁王死讯隐瞒起来，暂时不奏知朝廷，于是袭爵的上谕始终没有下来。好在朱宸濠也不放在心上，只和一群党羽商议怎样把娇奴弄到手，他就心满意足。不料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朱宸濠。朱宸濠听了，一面要谋夺爵位，一面又要照顾娇奴。

一天晚上，朱宸濠和几个心腹私下商议，想把娇奴弄出王府，另用金屋藏娇，免得朱宸濠把娇奴夺走。其中一个家仆说道：“这件事世子必须要秘密，否则儿子纳父亲爱妾，名义上说不过去。”朱宸濠笑道：“当然。”于是大家商议好，朱宸濠准备一顶软轿等在王府后门。预先告诉娇奴三更天乘人熟睡悄悄走出王府登轿，藏到朱宸濠私宅。押轿的仆人在王府后门一直等到四更天，还不见娇奴出来。又等一会儿，天已经亮起来，仍然不见娇奴踪影。仆人没办法，急忙抬着空轿回去报告朱宸濠。朱宸濠知道事情有变化，慌忙赶到王府，亲自去看娇奴，然而娇奴却已不知去向！朱宸濠急得满头是汗，比失去一件宝贝还要痛心，立即派家人四处打听，才知道自己金屋藏娇的计划被朱宸濠知道，朱宸濠也准备了一乘轿子，黄昏时到王府后门等候，正遇到娇奴的侍女。朱宸濠的仆人打个暗号给她，叫侍女通知娇奴。娇奴迟疑道：“二世子约在三更天，怎么这么早来了？”侍女又出去询问，朱宸濠的仆人撒谎道：“二世子怕走漏消息，所以提前来接夫人。”娇奴信以为真，匆匆收拾好溜出后门登轿。到了地方，娇奴问：“二世子呢？”只见朱宸濠走出来，厚着脸皮笑道：“二世子没来，大世子倒在这里。”娇奴吃了一惊，知道上了朱宸濠的当，





但也没有办法只好忍气吞声服从朱宸濠。朱宸濠得到娇奴，满心欢喜，天天和党羽饮酒庆祝。

第三天，朱宸濠喝得酩酊大醉回到私宅，忽然狂喊腹痛，向地上一滚，七窍流血而死。朱宸濠去世，朱宸濠给他发丧，说是暴病死的。并派人上奏朝廷，说宁王朱覲钧逝世，世子朱宸濠暴死。圣旨下来，自然由朱宸濠袭爵。这样一来，不但王爵被朱宸濠荫袭，连二夫人娇奴也归朱宸濠所有。当地百姓谁不说朱宸濠死得奇怪，然而也没有人敢替他出头。朱宸濠自从袭爵宁王（以下称朱宸濠为宁王），渐渐不守本分，并且私自蓄养勇士，经常强抢良家妇女，又从高丽弄来一把锦椅，椅子四围垂着绣缎锦幔。这把椅子底下藏着机关，如果遇到倔强女子，哄她坐上椅子，把机关一开，即使是力大如牛的健妇也弄得骨软筋疲，无力抗拒，只好任人所为。宁王把这把椅子叫做“销魂帐”。后来宁王反叛，失败被俘，这座“销魂帐”被王守仁毁掉。

正德帝在宣府左拥江彬，右抱凤姐，非常快活。不料凤姐身体孱弱，经常生病。忽然京城飞马来报，纪太皇太后驾崩。正德帝听了，虽然不愿意回京，但在礼仪上说不过去，只好匆匆赶回京城奔丧。凤姐有病不能随驾，正德帝嘱咐她安心静养，自己和江彬、接驾大臣立即起驾回京。正德帝回到京城，给太皇太后发丧。当年六月，正德帝亲自送太皇太后梓宫安葬到皇陵。日月如梭，转眼到了中秋，正德帝下旨御驾南巡。谕旨一下，群臣便纷纷上奏章劝阻。这时朝野人心惶惶，好像大难就要降临，十分不安。大学士杨廷和、太师梁储、翰林院侍读舒芬、郎中黄巩、员外郎陆震、御史张缙、太常寺卿陈九皋、吏部主事万超、少师梁隽等人纷纷上疏，劝正德帝不要出远门。

正德帝不肯听从，反而把万超、黄巩、陆震、张缙等人关进大牢。陈九皋、舒芬发配云贵，杨廷和、梁储、梁隽三人降级罚俸。这样一来，群臣谁还敢多嘴？正德帝立即传旨：到江南巡查，从津沽渡江，把金陵旧宫改为行宫。正德帝带着刘贵人、江彬和护驾官李龙、将军杨少华、蒙古侍卫爱育黎、侍卫郑亘、右都督王蔚云、女护卫江飞曼一行二十多人渡江南行。不久到了金陵，金陵守臣裕王、蔚王及大小官员远远前来接驾。正德帝这时也没有心情观赏风景，和裕王、蔚王并马进城。走到金陵行宫前，蔚王刚要扶正德帝下马，忽然一个大汉冲出人群，一道寒光向正德帝飞来。将军杨少华眼快，连忙叫声“不好”，急忙拔腰刀去挡，已经来不及。正德帝也觉得眼前寒光一闪，慌忙跳下马。噗地一声，只见鲜血喷射，一人中镖落马。护驾李龙抽刀在手，把刺客截住。杨少华、王蔚云、郑亘、爱育黎、江飞曼五人一

起上前，刺客招架不住，被李龙一刀砍倒。杨少华急忙上前按住，护驾禁军七手八脚把刺客捆起来。众人把受伤落马的人扶起来一看，原来是蔚王朱厚炜，杨少华等人把他搀进行宫大门。还没有走到殿上，只见蔚王两腿一伸，眼睛上翻便死去了。

正德帝听说蔚王死了，不禁落泪说道：“朕刚到江南，就失去一个弟弟，叫朕怎样去见太后！”王蔚云奏道：“刺客杀死蔚王，这是皇上福大，也是蔚王命该如此，跟陛下有什么关系？”说完江彬保护刘贵人进来。听说有刺客，问：“捉住了吗？”正德帝道：“朕倒几乎忘了。”命人把刺客推上来。李龙把刺客带到正德帝面前。刺客不跪，李龙在他腿弯一扫，刺客站不住脚，坐到地上。正德帝怒道：“朕和你无怨无仇，竟敢在白天行刺朕，你受谁指使？说出来！”刺客瞪着眼说道：“老子想杀谁杀谁，用不着别人指使。今天被捉，是老子晦气。快把我杀掉，不用多说，否则我还要骂人！”正德帝刚要再说，江彬插言道：“这种浑人交给地方官去审问，陛下何必劳神？”正德帝点头，命李龙把刺客带下去，交给南京都佥刘建山，让他审讯明白回奏。第二天，刘建山通过对刺客严刑拷问，知道刺客名叫李万春，是受宁王朱宸濠指使，以前在京城借斗鹤鹑为名曾经行刺过正德帝，因为匆忙没有得手，这是第二次行刺。刘建山记录口供，据实上报。正德帝听完大怒道：“朱宸濠是朕叔父，朕从来没有亏待他，为什么两次三番派人行刺？”说完传谕把李万春凌迟，并派人通知江西巡抚张钦，令他监视朱宸濠，等御驾回到京城再处理。





·和尚拐走刘贵人·

正德帝装扮成商人，在金陵游览各处名胜，只带上刘贵人及李龙、杨少华、江彬四人，其他人一律留在行宫。一路上正德帝自称朱寿，刘贵人改称刘夫人，每到一处寺庙都施舍很多。

正德帝一路游览，到处题诗，都被江彬记下来。回到京城之后，经过翰林学士毛茜删改整理，刊行御制南游诗集。正德帝和刘贵人、江彬、杨少华、李龙君臣五人游山玩水，十分快乐。正德帝游完梅冈，又经过几个村镇，远远看见绿荫丛中一角红墙，好像什么宫殿。正德帝指着红墙回头对江彬问道：“那是什么地方？”江彬愣了愣，回答不出来。他是宣府人，对关外路径和风俗人情自然十分熟悉。正德帝巡幸宣府，都是江彬做向导。现在来到江南，江彬也不熟悉。幸亏杨少华是江都人，对于江宁名胜古迹稍微知道一些。他看到江彬的窘状十分好笑，忍不住代他答道：“那里大概是天宁寺，我们进寺休息一下吧！”正德帝见已经接近中午，点点头令杨少华在前面带路。

不久来到一所大寺院前面，匾额上写着“敕建天宁寺”五个大字，落款是“唐天凤元年建，元庆元年间重修，大明洪武十二年臣朱钧再修”。正德帝笑道：“这寺庙建于唐朝武后年间，也是一座古庙啊。”江彬道：“庙前四大金刚，塑得多么威严雄壮！”杨少华笑道：“这四大金刚不是木雕泥塑。”江彬说道：“不是木雕泥塑是什么？”杨少华道：“我听长辈讲，江宁天宁寺中四大金刚是白石凿成。”江彬惊骇道：“石头能凿得这样细致，真是鬼斧神工。”正德帝见金刚长有四丈，杨少华说是石凿，也觉得有些不信，带着大家走进头山门去验证，果然是石头凿成。君臣十分惊奇。

大家一起走进大雄宝殿，殿宇也非常宏伟。这时后殿走出一个知客僧，见正德帝等人进去，急忙上前行礼，随即请大家坐下。小和尚端上茶，正德帝拿起茶杯喝一口，觉得茶味清芬甘芳，和宫里常喝的茶迥然不同，笑着问道：“和尚的茶味很好，不知道茶叶是哪里产的？”知客僧笑道：“出家人有什么好东西，这茶叶是一